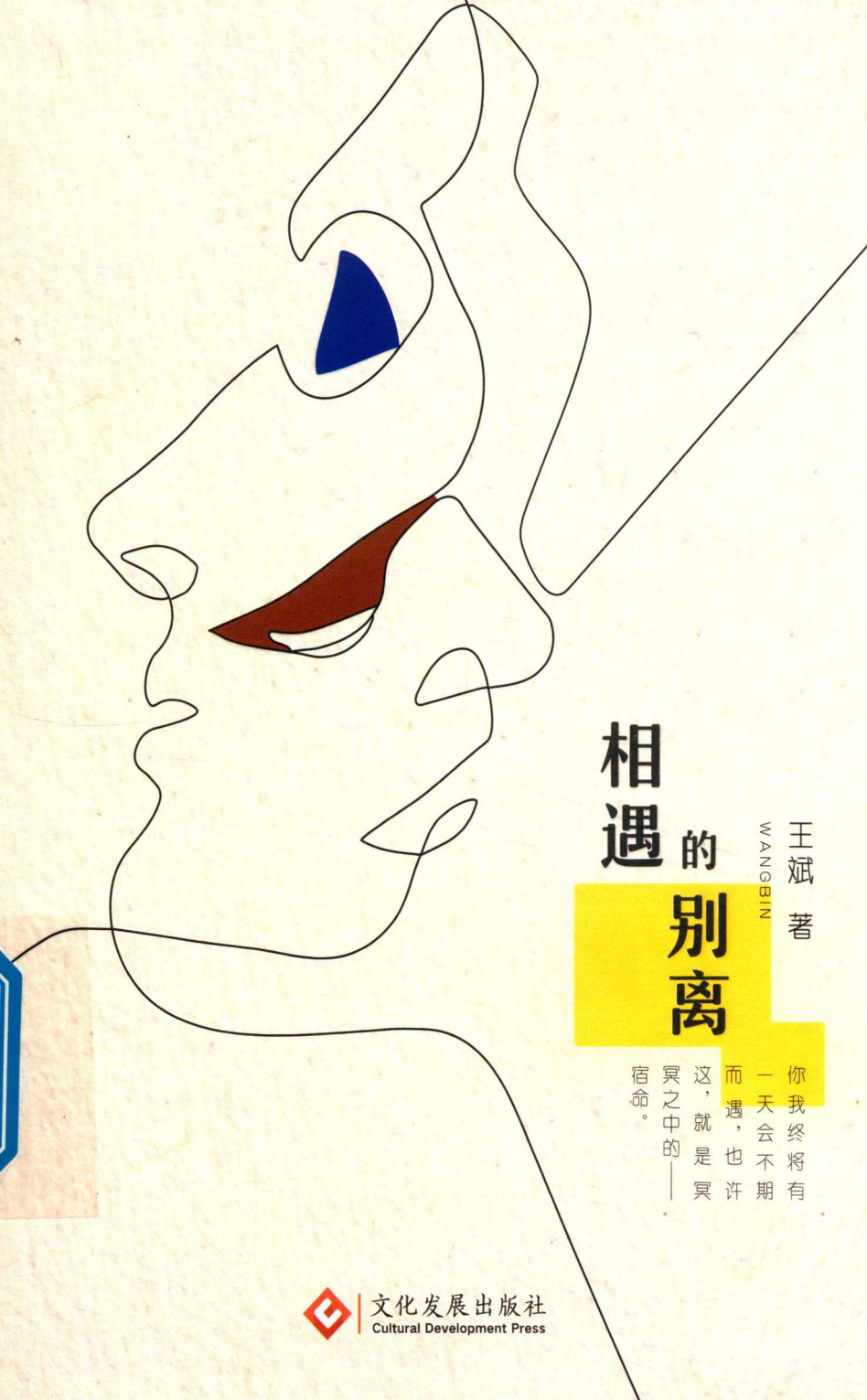




# 相遇的别离

王斌 著  
WANGBIN

你我终将有一天会不期而遇，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 相遇 的 别离

王斌 著  
WANGBIN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相遇的别离 / 王斌著.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42-2162-6

I. ①相… II. ①王…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3215 号

# 相遇的别离

王斌 著

---

策划编辑: 肖贵平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责任编辑: 孙 烨

责任印制: 杨 骏

执行编辑: 罗佐欧

责任设计: 侯 铮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http://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8.5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 S B N : 978-7-5142-2162-6

---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 | 再版前言 |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的这部小说处女作：《遇》。是的，它的原初之名乃曰《遇》，一个颇显别致又意味深长的名字。我喜欢这个名字。但因了某个不可言说的特殊原因，我不得将其更名为《相遇的别离》。虽然此名多少有点儿“俗”，倒也切合小说的内容，终究还是不如《遇》那么的耐人寻味，但也无妨了，毕竟只是一个虚名，最终读者要看的，还是小说的内容。

写下这部小说时的心境，我皆在小说后记中说了。那是我的真实感受。自出版后，这部小说一直受到读者的高评，几乎无人不喜欢，哪怕是一些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读者，她们质疑的也仅是小说中的男主人翁陆岛：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女孩喜欢且追求他？但这些颇富微词的女权主义者们，又同时承认她们喜欢这部小说，看着欲罢不能，只是不认同女人主动追求男人；而男性读者则几乎无人提出这一问题，相反，他们羡慕陆岛。当然，这是藏有男人的私心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但此现象还是让我闻之有趣。

还有一些喜欢小说的朋友告诉我，《相遇的别离》的小说品质，具有一定的经典价值，我稍感吃惊。这种评价我当然高兴，但又会让我想起当初写下它时的那种不自信，以致搁在抽屉里雪藏了

长达九年，那是因了我不知道写下的是不是一部小说。我无法做出判定。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写长篇；还有，便是小说中的那位名叫齐霁的女孩，她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1999年在我写下这部小说时，这一类人物似乎还没有走上社会，或者说没有“诞生”，她们走上社会是以后的事了——那是在九年后我的这部小说问世时，许多女孩主动地“认领”了她，说：“我就是齐霁。”她们这么说让我震惊。一个我当初写时私下以为很可能会遭骂的“瞎编”人物，经过了九年，居然让人喜欢了，且有相当多的80后、90后认领者，这于我，多少显得有些怪异。

被认领的不仅是齐霁。我可以坦率地说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全有不同的人认领——“我就是他（或她）！”很多人这么告诉我。这是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儿！一部纯粹的虚构小说，其中出现的诸多虚构人物，竟然引起了这么多不同层面读者的共鸣，且将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引为同道”，对于一个初次尝试小说写作的我来说是事先万万没想到的，但又心生惊喜，因为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奖赏。难道不是吗？

从《相遇的别离》之后，我又陆续写下了七部长篇小说，于今想来，《相遇的别离》就像是我的一次奇遇，或是一个启示，让我沿着由这一奇遇所导致的启示之径，开始了我的长途跋涉般的文学长征，不再彷徨。一切都仿若是命中注定，由《相遇的别离》起步，从而成就了我久远的文学之梦。

现在再回首看望，虽然《相遇的别离》幸运地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时代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有两代人长大成人了，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若单从物质的层面上说，今日与往昔已然今非昔比了，人心自然也与过去迥然

相异了，毕竟那时的中国，还尚未进入互联网化的消费时代。彼时，这一切仍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但令我惊讶的是，几乎我们历经的每个时代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认定《相遇的别离》写的是当下，也就是今天，一如80后、90后的读者，皆认为写的是她们自身在当下的境遇一般。这中间，似乎几个不同时代的喧响被一种神奇的东西串联在了一起，难分彼此，变化中的时代在这里悄然消失了，只存在某种不可思议的“共性”，让不同时代的读者没有丝毫的隔离和陌生之感，反而感到亲切和真实。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句了，这个所谓的“共性”究竟意指什么？是什么因素让不同时代的人会在同一本《相遇的别离》中获得共鸣乃至情感的强烈认同？我想在此也不用多言了，这就是共同的人性。

无论时代如何的变化，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无论我们的当下之意识顺应之时代之变又有了多少不同的感受，人性——此一深潜在我们深在意识中的，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人生的质素，始终是恒常而又持存的。一切意识的表象之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之本性。人作为人，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元素并不会随着外界的变异而被轻易地改变，它只会做出随机应变似的下意识的“自我”调整，而不会真正被改变，至多只是基于性格之不同，在面对某个应激之物时做出不同的反应之举，从而有了不同的选择而已——也正是因为此，这才有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性差异，亦由此差异导致了人生的不同面向。

为了这次的再版，我对原小说《遇》又做了一次精心地文字修订，以便让它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与此同时，我亦调整了小

说最后的结局之因，因为有个别的读者朋友告我最后的“巧合”有点儿过于的戏剧化，当然，也有人认为无关宏旨，生活中这类巧合太多了，无须多虑。但我倒是满重视读者意见的，又向来对小说的情节逻辑是看重的，我不希望出现情节上的突兀与失衡之感，所以，为此我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既让那个巧合般的相见变得逻辑上合理，与此同时又让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又多了一重心理层次，如此一动，我的这部《遇》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唯一可惜的是，迫于某种不可抗之原因，小说中的几处编辑不得不奉命删改，这对小说的完整性是有伤害的，但没办法，在某种不可抗的情境之下，妥协又是必要的。

今天，当我再一次回望这部仿佛在我遥远的过去写下的《遇》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真切且鲜活地塑造了几个我们这个喧嚣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几近没有阻隔地穿越了变化着的时代之域，而最终抵达读者的心灵。好的小说当如是，它能昂然地超越时代，穿越时空，让任何时代下的读者皆能从中发现和认识自己，为此，我当感到无愧于心了。

最后，我得特别感谢文化发展出版社的曹振中和肖贵平，为了我的这本书你们费心了，也由衷地感谢你们对我这部小说的信任、欣赏和支持。

2018年1月24日

“今晚去哪儿？”

杨洋撇了撇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问。杜马好像没有听见杨洋的询问，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呼哨，神经质地从凳子上“腾”地一下站起，像是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两眼放光，快步地来到桌前，在杂乱无章的桌面上鼯鼠觅食一般寻找着什么。

他失望地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靠，这怎么可能？”杜马将伸长的脖子，迅速地在空中旋转了180度，颈椎随即发出骇人的“喀哧”声。

“嘿，你干吗？”杨洋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杜马此刻一如木雕泥塑般定定地站在桌前，曲着腰，脖子上仰，目光炯然，像是在思考着某个重大的哲学问题。

“你不懂！”杜马不屑地说。

“哲学？”杨洋被杜马神情迷住了，他觉得杜马经常做出一些思想家的姿态让他着迷，而且他也永远搞不清杜马脑子里成天在转悠着什么？只是他坚定地相信杜马的这个与众不同的脑袋一定颇具分量，这也是杨洋崇拜杜马的原因。

“哲学？”杜马的鼻子抽搐了两下，仿佛哲学是一种气味，正在他鼻子的周边四处弥漫着。“这是个问题，哦，哲学！”

“你找着了吗？”杨洋兴奋地问。

“找着什么？”杜马眨巴着眼，不解地看着杨洋，问。

“哲学。”

杜马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然大笑。可是他的狂笑却在中途戛然而止，犹如一阵狂风骤起，又迅速恢复了风平浪静。仅仅是一秒钟的停顿，杜马瘦弱的身子便像子弹般飞了出去，扑向了床边，急不可耐地把被子枕头通通掀翻在地，终于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叫：

“找到了！”

“哲学？”杨洋情绪亢奋了起来。

此时的杜马，完全是一副饥不择食的饿狼神态，手指神经质地抽搐着，狭长的脸庞因高度兴奋而涨得通红，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张用皱巴巴的旧报纸包着的东西从床头拿到了床沿，仔细地打开，五指甚至在微微地颤抖。那是一堆咖啡色的干枯叶片。然后拿出一张半透明的白纸，将这叶片状的东西，撮上几缕，码在纸片上，卷成了一个喇叭筒。

打火机迅速点燃了，杜马贪婪地猛吸了一口，鼻翼耸动，随即浓烟笼罩了他狭长的脸庞，一股特别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散开来。

随着香味的扩散，杨洋的蒜头状的鼻子也开始奇怪地翕动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弥漫在空气中的这股沁人心脾的气味，也能追随他肺部的扩张运动而被充分吸纳。

“可惜！”杨洋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

杜马双眼微闭，陶醉地享受着他的幸福时光，杨洋的感叹让他莫名其妙，他停止了吸食，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可惜？可惜什么？”

“哲学！我以为你是在寻找哲学。”杨洋失望地说。

“傻逼，”杜马愤怒了，“你是傻逼你知道吗？除了那两句没完没了的‘哲学’，你还会说点别的什么吗？”

“是你说的。”杨洋的小嘴委屈地撇了撇说。

“我说什么了？”杜马快步地走到杨洋身边，咄咄逼人地盯着杨洋问。

“你说你每天都在发现伟大的哲学。”

“哦，我说过吗？我说过这句话吗？”杜马穷追不舍地问。

“当然。”杨洋肯定地说。

“那我准是疯了，这是在说胡话呢！”杜马突然拽气地说，脸上刚才还绷紧的肌肉迅速地垮塌了下来。

杜马的瞳孔快速地在眼圈里运动了几下，斜叼着粗大的烟卷，仰着青筋毕露的脖颈抽搐了几下：

“没错，就是这样的！”杨洋快乐地大叫起来，“没错，你那天就是这种神情，然后说出了那番话。”

杜马的目光疑惑地转向了杨洋：“什么神情？”

杨洋心虚了，避开杜马灼人的眼神，低声地嘟哝了一句：“你能不能不用这种目光看我。”

“你说我那天就是这种姿势？”

“不，是神情，不是这种，是刚才的那种。”

“然后我说出了我每天都在发现伟大的哲学？”

“一点没错。”

“这就对了。”杜马得意地说，脸颊上的肌肉再次绷紧了，流露出一丝冷峻的威严。

“可你现在发现的却是一支烟。”

“你太聪明了，杨洋，”杜马手舞足蹈地说着，“烟，不错，这是一支普通的烟吗？你仔细瞧瞧。”杜马说着，将“烟”递到杨洋的鼻子前。

那味道太刺激了，散发出一股特别的焦糊味。杨洋被诱惑地伸长了他的鼻子，翕动着蒜瓣般的鼻翼，也斜着眼，像只馋猫嗅食般贪婪地嗅着。

“嗨，”杜马大叫一声，“我需要的是你的眼睛，而不是你那讨厌的鼻子。”

“可它现在就在我的鼻子前。”杨洋嘟囔着说，像受了委屈一般瞪着一双惶惑的眼睛。

“那你闻到的是什么？”杜马逼问。

“你知道的！”杨洋有些害怕地缩紧了身子。

“看来你的鼻子比起你的眼睛要更加聪明！”杜马自鸣得意地说。

杨洋像个婴儿般地笑了，用小手轻抚着自己的鼻翼，仿佛在杜马的提示下他才发现自己的鼻子居然和聪明二字取得了神秘的联系，这让他感到了快乐。

“你刚才已经发现了，”杜马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烟，因此这个星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物种，也就是我们伟大的人类赋予了它一个响亮的名字……”

杨洋随声附和着抢断了杜马的话。

杜马的话语突然中断了，他觉得平时思如泉涌的大脑蓦然间被什么东西给堵塞了，这使他有些尴尬，为了给自己留下充分思索的时间，他转身问杨洋：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杜马心虚地问。

杨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因为在他看来杜马是一伟人，妙语惊人，他坚定地相信杜马的大脑是一个奇迹，里面装满了各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思想。

“你还是不明白，”杜马终于找到感觉了，“在人类理性思维终止的地方，这神奇的东西却及时地给予了他们一片想象的天空。”

“是蓝色的吗？”

杜马一愣，一时没能明白杨洋在说什么。“什么意思？”

“意思？”

“蓝色？你说的蓝色。”

“那是天空的颜色，你说的天空是蓝色的吗？”

“靠，北京还有蓝天吗？天空未必只有蓝色，就像现在的天空，灰扑扑的也是天空的颜色，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我还是喜欢蓝色的天空。”杨洋嘟起嘴角又嘀咕了一句。

杨洋心悦诚服地望着杜马，实践再一次地证明了杜马没有让他失望，他在对杜马钦佩之余，还多了一分敬畏，可是他现在不知该说些什么了。他预感到杜马刚才的那番宏论中潜藏着惊人的智慧，可这过于玄虚的高论又的确让他如坠云雾之中。杜马在望着他，显然想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反应。他知道杜马对于他的需要就是在于他的反应。每当杜马的惊人之语横空出世时，他的及时反应便会使杜马有一种由衷的成就感。杨洋觉得他和杜马的关系颇像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的关系，他对这种关系是十分满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几乎每天都能聆听到杜马的伟大思想，并在这种思想的培育下茁壮成长。

杨洋微笑地望着杜马，发现杜马等待他反应的时间实在是太

长了，因为他狭长的脸上已显露出极度的不耐烦。

“你是说这东西，能取代人类的思维？”杨洋小心地问。

“傻逼，”杜马发出一声断喝，“你是傻逼你知道吗？”

“不知道。”杨洋一惊，哆嗦了一下，茫然无措地望着杜马。

“思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的，除非……”杜马停顿了一下。

“除非什么？”杨洋迫切地问。

“死亡！”杜马义正词严地说。

“死亡？那么这东西呢？你不是说人类的理性思维终结后就是它吗？而且还能在想象中漫游。”

“哦，杨洋，你太让我失望了！”杜马悲天悯人地感叹了一声。沉思片刻，忽然咄咄逼人地盯着杨洋问：“你尝过它的味道吗？”

“没有。”杨洋沮丧地说。

“这就难怪了！”杜马又开始兴奋了，“那你来两口，尝尝。”

杜马说着将“烟”递给杨洋，这也正是杨洋所需要的，所以他如获至宝地将“烟”接在手里，悉心地打量着这个神奇的玩意儿，袅袅飘散出的烟雾再次让他感到无限迷醉。

“你认为它好玩吗？”杜马狡猾地问。

“好玩。”杨洋说。

“但它是吸的，不是玩的。”杜马不屑地说。

杨洋学着杜马的模样，两指夹着，将烟头送进嘴里，惬意地轻吸了一口。浓烟只在他的口中旋了一个舒缓的小转，又飘飘缈缈地从口中飞逸而出。

“有感觉吗？”杜马故意问。

杨洋认真地体味了一下，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好像

没有。”

“当然没有，你就没有吸进去，你丫的连烟都不会抽吗？吸进去，用嘴把烟包住，让它顺着你的喉咙进入你的肺叶，然后它才会温柔地抚摸你的身体和大脑，”杜马说，“你再试试。”

杨洋觉得自己真是惭愧，因为刚才的举动辜负了杜马对他的一片期望。他再次夹紧“烟”，放在嘴里猛吸了一口。可不幸的是喉咙迅速地被烟雾堵塞了，他紧紧地抿住自己的大嘴，尽量不让烟雾从口中散逸出来。

只觉得一股浊气顺肠而下，在他犹如叶片般的肺部翻腾了一阵之后，又逆流而上，直冲喉头，他可怜的胖脸霎时被涨得通红，求救般地抬眼望向杜马，希望能得到杜马的新提示。可是没有。杜马只是微笑地看着他，脸上似乎还荡漾着一丝温柔。杨洋终于受不了了，大嘴像蛤蟆似的张开了，滚滚浓烟犹如滔滔江水奔腾而出，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大咳不止。

“你真是不可救药了，亲爱的杨洋。”杜马摇摇头，怜悯地看着杨洋。

电话铃声响了。

杜马偏头瞅了一眼，“你打电话约人了？”杜马问。

“没呐。”杨洋一脸茫然。

“那会是谁打电话，谁？”

“你一接电话不就知道了吗？”

杜马像是不认识杨洋似的认真地打量了他一眼。“聪明，”杜马说，“你的话里藏着哲理。”

“是吗？”杨洋高兴地叫了起来。

电话铃声还在急促地响着。

“我去接。”杨洋说着起身向电话座机走去。

“别动，我来接。”杜马说。

杜马神经质地拿起了电话。刚开口说出一声“喂”时，便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公鸡似的一惊。

“是陆岛吗？”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

杜马赶紧捂住话筒，转身对杨洋说：“嗨，是一妞儿。”

“你真幸福！”杨洋羡慕地说。

“是谁都不知道，何论幸福？”

“那这电话是什么意思？”杨洋纳闷了。

杜马不再理睬杨洋，拿着话筒犹豫了一会儿。

“谁给你的电话号码？”杜马好奇地问。

“装什么呀，你不是叫我这时候给你打电话约吗？”女孩在电话里埋怨道。

“是陆岛给你的电话？”

“你再装，我就放电话了。”对方的口气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哎，别，别着急呀，你听我说，我真不是陆岛，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了你这个号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不明白？我靠，怎么给你说明白呢，我的意思是说，这号码是我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陆岛的，现在该明白了吧？”

“不明白！”女孩肯定地说，

“还不明白，为什么？”杜马好奇地问。

“我相信陆岛的诚实。”

“于是你就相信了这个号码？”杜马问。

“当然。”女孩说。

“咦，真没觉得陆岛还会演戏呐！”杜马说。

“不许你这么说陆岛！”女孩说。

“哟，陆岛跟你都怎么啦，你这么护着他？”

“没怎么，但我还是不准你说他。”女孩坚定地说。

“这事儿我就闹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陆岛也没什么，我怎么就不能说他陆岛了呢？”杜马的确糊涂了。

“说他就等于说我。”

“越说越离谱了，你不会有病吧？我说他陆岛跟你又套上什么关系啦？”杜马觉得此时他的智慧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满地说。

“你说他会演戏，我又相信了一个会演戏的人，我不成‘傻逼’了吗！”女孩说。

杜马语塞了，他发现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智力超常的对手，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话也开始支吾了起来：

“合着我不也成了……”

“傻逼，当然。”女孩愉快地说。

杜马发现自己已经没词了，拿着电话愣在那里，正琢磨着怎么接下句呢。

杨洋眨巴着眼，一直坐在沙发上盯视着杜马，面露惊愕，因为他从未见过杜马在与人交流时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尽管他尚不清楚电话那头的女孩都说了些什么，但从杜马沮丧的神情中他已然知道了杜马眼下的处境，他觉得他有些可怜杜马，因为他真不该陷入这样的语言困境，这从来不是他的风格。

“怎么不说话啦？”女孩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快乐，“既然陆岛不是这个电话，我还真犯不着和你这种人多费口舌，拜！”

“慢点，你要是真想找陆岛，或许我还真能帮上你。”杜马赶紧说。

“你不是说这不是陆岛的电话吗？”

“不是他的电话，是我的，但并不等于我不认识你要找的这个叫作陆岛的人呀。”杜马对自己现在的回答很满意。

“哦——”女孩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会儿。

就这样，杜马和女孩约定，晚上在“天天向上”酒吧见面，他负责找到陆岛后一同带去。杜马刚放下电话，杨洋就开口问道：

“她是个什么人？”

“你什么意思？”

“厉害，我从未见过你和人谈话是这种表情！”

“什么表情？我能是什么表情？你说。”杜马在试图掩饰他刚才与女孩聊天的失败。

“尴尬，你的表情非常的尴尬。”杨洋认真地说。

“换了你恐怕连尴尬都顾不上了！”杜马干笑了两声说。

“那我能怎样？”

“歇菜，你肯定就歇菜了你。”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发挥你的哲学。”杨洋讨好地说，“我记得你和人交锋时一向是所向披靡。”

“可你忘了一条真理。”杜马故作神秘地说。

“什么真理？”杨洋挺直了身子，他显然感到了兴趣。

“女人是哲学的绝缘体，她们是欲望的动物，只知享乐，却从不与精神为伍，”杜马停顿了一下，又说：“她们的灵魂是需要拯救的。”

“用哲学吗？”杨洋迫不及待地问。